新时代之歌

猎鹰起飞

■吕高排

1

一级飞行员周舟只有33岁，圆圆的脸庞上写着与年龄不符的黝黑和庄重。他慢条斯理地请示，得到上级批准后，不太情愿地让我登上02号僚机——国产某新型直升机。

我两步踏上悬梯，径直找到座位，熟练地扣紧安全带。一次平平常常的例行训练，看不出超过我好奇之外的地方。

撕心裂肺的轰鸣声旋即响起，身体像被一个超人轻轻抓起，向着天空快速地逼近。

高原。酷暑。正午。没有空调的机舱，温度在偷偷地上蹿。

刚开始的兴致颇高。我借助上帝的视角，忍着拖拉机一样的噪音，将眼睛向千里群山、万里峻峰进行着肆意的投送，全然没有感觉到汗水已经悄然爬满全身。

“前方××高地发现伤员，02号请立即实施救治！”无线电里传来指挥员的声音，就在周舟回答“02明白”的同时，直升机像一架发现了猎物的雄鹰，立即俯冲而下。失重的心脏似乎被无情地抛出体外，头晕和恶心扑面而来。身体的不适尚未消除，眼前的一幕让我的迷彩服立即湿透——飞机单轮悬停在一块石头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山谷！02号直升机要在这里完成模拟救治伤员任务。

好在整个过程干净利落。2分钟后，飞机再次起飞。因为要利用敌人的雷达死角，避开对方的火力攻击，02只能借助地形掩护，在山谷里超低空飞行。直升机的轮胎似乎已经磨到了树梢上，龇牙咧嘴的怪石伸手可及。

“02注意，前方地面发现敌情，立即调整高度、隐蔽飞行！”指挥员的命令再次传来，直升机迅速攀升。之后，在敌人的炮火中，直升机时高时低，穿过一道道封锁线，向后方医院飞去。

闷热。恶心。头晕。失重……这些痛苦已经无足轻重，只盼着前面的航线平稳顺利，直升机尽快安全着陆。

高原上的天气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登机时丝风未有，突然间飓风突起。沙石打在机身上沙沙作响，与发动机的轰鸣声遥相呼应。天地之间一片混沌，能见度不足20米，02在风沙中左右摇晃，像汪洋中一条失去了动力的小船。

紧张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机舱。周舟眼睛不眨地盯着仪表盘，有力的大手紧握操纵杆。

100米，50米，10米……02平稳地降落在指定的位置。

走下飞机，我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周舟熟练地关掉电门，跳下直升机，健步走来：“刚才……对不起。这架飞机，上周刚刚接装回来。”

“改装试飞？”我刚刚放下的心，再次被惊愕拨动。

周舟没有回答，而是快速加入到飞行员的队列。在灰黄的沙尘中，他蓝色飞行服上的白色印痕一圈一圈，清晰可见，像一个不规则的胸环靶。

2

回到塔台，我很为自己的“壮举”骄傲。可听了我所经历的这点“危情”，飞行员们全笑出了声。

一级飞行员曹明是西安人，梳着精致的小平头。大家起哄让他讲讲自己的传奇，他好半天才开腔——

“总距放不下了！”2018年2月23日16时04分，飞行训练中的吕坤发现总距出现轻微卡滞现象。总距卡滞通俗地讲，就是飞机的油门罢工，不受人为控制。这是一种要命的特情，就在不久前，地方有架通勤飞机出现同样情况，失控的直升机不断上升，飞至1000米后直接解体。

机长曹明头脑迅速冷静下来，一边示意吕坤保持状态，平稳驾驶，一边迅速检查有无异物卡住。未发现异常，曹明加大力量试探性下放总距，卡滞现象消失。可是几分钟后，总距出现第二次卡滞。这一次，总距像被电焊焊死，再也无法下放。曹明迅速向塔台报告情况，请求返场。两人做了明确分工，一人负责全身心驾驶，一人负责观察航道内的高压线、飞鸟等障碍物并选择迫降场准备迫降，7分钟后，飞机到达本场上空。

如何安全着陆？着陆后如何停下？曹明快速分析了唯一可行的两种方案：一是延长着陆线，二是增加坡度，用速度换高度。可是高原的气候十分刁钻，外面正刮着五级大风。飞机飘摇不定，迫降容易冲出跑道，第一方案没有办法实施。塔台传来指挥员李宏策的声音：“机场已经清空，可以降落。”

曹明连续做了三次动作，以大坡度转弯、顶杆增速的方式下降高度，直升机像是摇曳在空中的孤舟，左右剧烈地摇晃。在降至110米时，曹明迅速操纵直升机对正跑道继续下降，带杆消速、后轮着地、慢刹车……瞬间完成的一系列动作，使直升机以50km/h的速度滑跑着陆。人机安全无恙。

我听得惊心动魄，曹明的眼睛却一直含着笑，和缓的语气十分平静。就像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3

陆军航空兵作为“陆军中的空军”，单位的结构组成十分特殊。以衣服为标准，严格地划为三个类别：蓝衣（飞行员）、黑衣（机务人员）、花衣（指迷彩，修理及其他保障人员），政委贾洪杰是花衣。吃饭也是两个食堂，飞行员吃的是空勤灶，贾洪杰只能到标准低的机关食堂。

到部队第一顿饭，他带我去了飞行员食堂，竖起一个指头说：“就这一顿啊，全当体验飞行员的伙食。”后来才知道，他事后悄悄找到司务长，补了差价。

午饭后也不停歇，贾洪杰拉着我去看他的营房。路边新栽了一排树，只有一两棵发了芽，战士们从很远的地方拉水来，死的活的都浇。我很好奇：“活的浇一浇，死的再浇还有什么意义？”贾洪杰不这么看：“这里土质不好，又常年不下雨，去年种了一批，大部分都死了。战士们不放弃，还是坚持浇水，最后，居然活过来十几棵呢。”看得出，在这里种活几棵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翻过一道山梁，爬过一条沟坎，穿过几棵沙枣树，气喘吁吁地来到修理营机载修理连即将搬迁的“新居”。面前的景象让我震惊：一片古老的房屋，残垣断壁，杂草丛生。

贾洪杰指了指后面一幢，对我说：“这一幢，基础还好，收拾出来，装修装修，打算给机载修理连住。”我们踏着没脚的浮土，脚下搅起一团灰尘。

他用力推开磨地的大门，一股刺鼻的鸡粪味迎面扑来，我被狠狠地顶了一个跟头，再也不敢向前迈进。

贾洪杰对这里的味道显然已经适应。他向我描述说：“这里已经先后冲刷了几十遍，还消了毒，我已经闻不到鸡屎味了。”

我顿时汗颜。

4

历史，牢牢记住了陆航旅发展的艰难岁月——

2015年11月，某集团军陆航团成立，600多名官兵从原兰州军区14个单位紧急抽组。上级决定以驻训的方式，暂住在这个废弃了26年的军用机场；

2016年3月18日，机场正式组织开飞。

2016年6月3日，组织夜航首飞。

2017年4月25日，第76集团军某陆航旅依托陆航团成立，一夜之间，2000余名官兵从三省四个方向走来。

我从兰州到达这个废弃的机场，经历了3个小时的车程。起初还能见到路旁点点绿意，愈是走近，愈发苍凉，视野所及，只有起伏的山峦、贫瘠的丘陵，像粗犷的西北汉子一样横卧在大地上，裸露着黝黑而强健的肌肤。

由于战略转移需要，这个曾经培养了杨利伟等航天英雄的空军机场，在1992年退出了历史舞台。自此之后，偌大的机场被周围村民看中，放羊、养鸡、养猪。第一批陆航官兵卷起裤腿，打起赤脚，清理草地，打扫鸡舍，平整机场，接通水电，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部队刚抽组不到一周，上级就要求飞起来，这对于旅长张婴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有风险，他就第一个飞。勘察地形、标注建筑物、定选备降场、修订机场使用细则，有困难他第一个上；缺人才，他们就结合自身实际，利用现有条件探索以训带教、以教促训的组训模式……

飞机马上就要试飞了，却连一辆消防车也没有。他们到县消防大队协调，请他们帮助备勤；空域航线上有很多铁塔，都没有障碍灯，他们一家一家地公司去找，人力不够，就自己爬上去装；《大纲》要求开展楼顶停机训练，当地没有合适条件的楼房，他们找到一个废旧楼房，用油漆画上圆圈，因陋就简……

试飞那一天，看着飞机腾空而起，平安着陆，从北京专程赶来视察的陆军原副参谋长袁继昌少将深受感动，这位伴随着陆军航空兵成长的老飞行员动情地说：“环境这么苦，官兵们精神却这么好，你们为军队转型建设做出了贡献……”张婴强的眼角，悄然流下了一滴热泪。

付出总会有回报，张婴强扳着指头给我数，“2016年刚组建，只有3个指挥员，1个机械师；也就一年多，我们已经有了14个指挥员，21个机械师。以后的人才队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5

沉寂荒凉的戈壁大漠骤然战云密布、枪急弹密。

跨域数百公里的陆航旅武装直升机群，呈模块化超低空蛙跳进入作战现场，借助有利地形隐蔽得严严实实。

“直升机尽远打击，摧毁恐怖分子防空警戒雷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发发导弹呼啸而出，直扑对方阵地。瞬间，目标区域内火光冲天，雷达瞬间被摧毁。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恐怖分子的直升机已经悄然深入我后方，瞄准了张婴强的机组。一个精彩的跃升倒转，张婴强将战鹰高高拉起。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后，巧妙避开了后面追击的敌机，在敌后方开辟出有利空势。敌机尚未反应过来，张婴强已经发射出一连串的火箭弹成功反击。

战果很丰硕：敌预警雷达已被摧毁，潜入后方的敌机也被消灭。

指挥员的命令再次传来：实施合围，全歼清剿。

由运输一营组成的战术编组，载着几十名特战队员，快速向目标空域进行隐蔽机动。三架直升机如三把尖刀，直插恐怖分子的“心脏”。刚刚空投到达的地面火力分队，配合默契，电磁干扰弹、烟幕弹、杀爆弹各显神通，空地一体突击的战场态势逐渐清晰。

伞花突然绽放。特战队员利用降落伞在恐怖分子聚集地分左中右三个方向迅速离机突击，选择有利地形引导武装直升机对敌攻击。一枚枚新型导弹呼啸着划破天幕，迅疾的弹影掠过遥远的地平线，准确命中目标。测控数据传来，导调台上群情振奋。

由运输二营组成的战术编组，在一营的火力掩护下，一点点地降低高度，实施机降。悬停、开舱、离机……特战队员以雷霆之势在敌翼侧、侧后薄弱部位实施突击，几支狙击步枪黑洞洞的枪口同时对准了仅存的3名残余恐怖分子。

“漂亮！”快打快撤，一场立体化、实战化的训练就这样在弹指间杀青，令人大开眼界。

此刻，天边那枚圆圆的太阳给凯旋的战鹰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黄色。品味着那份胜利的喜悦，我突然感到有一种精神被深深地根植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幻化成一种不竭的动力——当共和国新质作战力量日益壮大的时候，当人们沐浴在和平幸福的阳光下的时候，有一支伟大的部队，正勇敢地推开新时代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翱翔、在更辉煌的未来搏杀。

无疑，那枚圆圆的太阳，是授予天之骄子的和平勋章！

感念

南楼时间

■卢晨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如果问一个人，想不想活100岁，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问一个人，这100年有70年行医，其中30年在临床一线查文献写病例管病人带学生，无暇发展个人爱好，40年守护病人的健康，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直到生病卧床。多数人一定会摇头：太辛苦，承受不了。

但牟善初做到了，百岁人生中，他的生命是自己的，但时间是事业的，是患者的。

在原解放军总医院南楼，会诊是家常便饭。1986年的夏天格外闷热，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历史记录，牟老的会诊也排得破了记录。一位发烧、咳嗽、阵发房颤，还有些精神症状的病人多病共存，治疗难度大。牟老听说后，主动提出为这个病人会诊。当时牟老负责老帅们的保健工作，在几个保健点穿梭，非常繁忙，病房做好了当天下午会诊的准备。谁都没想到，牟老惦记病人，中午就汗流浃背地赶到病房，认真为病人查体，询问病情，写下会诊意见，提出解决方案，离开时已是下午两点，他又马不停蹄去参加另一个会诊。事后大家才知道，为挤出更多时间给病人，牟老直接从保健点赶来，甚至没有吃午饭。这一年，牟老已70岁。

常规会诊牟老不肯拖延，急会诊更是分秒必争。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一位老年病人因肺心病心力衰竭，憋喘明显，经过长时间抢救仍无明显起色。深夜2点钟，束手无策的值班医生拨通了牟老的电话，牟老快速分析判断病情，他嘱咐医生抓紧看看《呼吸疾病进展》中的图表和相关文献，再结合病情向他详细汇报。等值班医生看完资料，想再次拨通牟老电话时，牟老已站在了病房门口，他的羽绒服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花，双颊冻得通红，脚下的布鞋已在大雪中湿透了。原来他着急地走出家门，竟没来得及换上棉鞋，更来不及叫车，在漫天纷飞的大雪中从家属区走到病房！在牟老的指导下，患者闯过难关，这个抢救案例也成了临床经典教材。那一年，牟老76岁。

中医养生讲究睡子午觉，牟老的子午觉却常年没有保障，更别说和家人外出游玩了。他唯一一次真正的休息是在40多年前，带全家到北海公园玩。牟老那天特别高兴，和孩子牵着手说说笑笑，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公园。这是牟老对时间最大的一次挥霍，老伴和孩子们都感到很奢侈，时隔几十年提起来，还是一脸的幸福。但对病人，牟老却毫不吝惜时间，有位60多岁的新疆维吾尔族老人，患肺部感染并持续哮喘，心肾功能不全，抗感染、平喘等治疗都没有效果，抱着一线希望打电话向牟老求救，牟老二话没说，冒着腊月严寒，两次飞往新疆诊治。那一年，牟老83岁。

时间是最公平的，不会偏袒任何人，但牟老的时间，却偏袒了病人，委屈了家人！

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说，时间与空间在测量上都不是绝对的，观察者在不同的相对速度或不同时空结构的测量点，所测量到时间的流逝是不同的。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确定时间，是靠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周期变化的规律。南楼时间，以保健和病人的需要为基本规律，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浮华喧嚣，在时间的分配上，患者看到医护人员的时间远远多于医护人员家人看到医护人员的时间。

我和医护人员多次深聊，感受到南楼已经不是一个编制和地理位置的存在，而是几代人集体和个体的理想集合，是一种生活的气息和氛围，是一段深刻的情感和记忆，更是一个动人的奉献传奇。

忽然想起一句话“精神之美似暗香浮动，需依托，靠修养方能呈现”。置身南楼，目睹医护人员忙碌在岗位上的身影，感受他们对保健工作注入的热情与热爱，我对医者的精神似乎有了新的理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潜心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医者的内心也得到了滋养，境界不断升华，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良好的修养和得体的举止。这种精神之美，萦绕在南楼，在56年的时间里，在外部世界的喧嚣中，愈来愈清晰，愈来愈珍贵。

就像牟老，虽已离去，精神却永驻在人们心间。

家乡的油桃

■严汝凌

“严汝凌，你的快递！”热心的同学抱着一个纸箱走了进来。

我接过来开心地说：“麻烦你了，要是吃的，也有你一份。”

纸箱上那工整娟秀的楷书，一看就是出自母亲的手笔。自从我上了军校，便常收到母亲的快递。衣服、书籍、乐器配件等等，似乎只要母亲想到的，或是我无意间提起的，她都会快递到我身边。这次快递的又是什么呢？

“油桃！”打开箱子，我惊喜地叫了起来。一只只油桃拳头般大小，鲜艳的色彩诱惑着我的味蕾，丝丝暖意涌上心头，肯定是老家院子里那棵桃树上挂的果！

母亲怀我时妊娠反应严重，最爱吃酸酸甜甜的油桃。两岁那年，母亲在老家院子里栽了一棵油桃树；14岁时，又新植一棵。这两棵树如今已枝丫纵横，绿叶扶疏，浓荫遮蔽了半个院子。挂果时，红艳艳的果实从浓密的绿叶间探出头来，煞是好看。油桃树下，我奔跑，嬉戏，跟着母亲识字，读书，唱歌……

母亲算准了在路上的时间，快递到时，油桃恰好熟透了。果肉硬里带软，似乎轻轻一捏，就会有汁液流下。轻轻撕开油桃光艳艳的外皮，澄黄晶莹的果肉便呈现于眼前，轻轻地咬上一口，无需咀嚼，清凉甜润的汁液已化在嘴里。咀嚼着甘美的果实，我仿佛看到父母在桃树下采摘装箱的身影。

“兄弟们，快来吃呀，又大又甜的油桃！”我喊了一声。同学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一人一只，吃了起来。

“好甜！严，你父母太爱你了。”有的同学竖起大拇指，有的同学露出羡慕的表情。

儿行千里母担忧。即使远在几千里外，我也时常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与教诲。下雨了，那淅沥的雨声就像母亲殷切的叮咛；深夜里，那泻下的月光就像父亲温暖的目光……

吃完油桃，甘甜的味道滋润我心，一丝暖暖的思念漾上心头。我随手拿起吉他弹了起来。宿舍里响起了我们悠扬的歌声，“一棵呀油桃树，长在校园里。根儿深，干儿壮……”

窑洞情思

■褚振江

随笔

思想，无以伦比的力量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延安就深藏在黄河这“九”字的弯弯里。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给延安烙上了独有的印记，而垣峁上错落有致散落着的红军窑洞，便是这印记中最抢眼的一处。那一孔孔窑洞，静静地镶嵌在一垄垄土塬间，仿佛向前来瞻拜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

延安窑洞里有光明。在毛泽东同志居住的旧址，一排五孔窑洞整齐地排列着，一桌、一椅、一床、一柜，是狭窄窑洞里的标配。小院整洁，树影婆娑，窑洞虽小，却曾运筹着整个中国的命运，描画着光耀百世的锦绣江山。

当“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之际，在这些土窑洞里，在豆大的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一扫“恐日症”“亡国论”的迷雾，使人民看到了光明前途，信心为之一振。正是“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全国抗战有了指路明灯和中流砥柱。

小小窑洞，吞天吐地，精神冲天。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来到延安时，在枣园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窑洞。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感到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窑洞里把文章写得疾风烈火、器宇万千。

“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这是毛主席1940年接见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领导时讲过的一番话。周总理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延安窑洞里有希望。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到延安时，洞穴四周是“老鼠王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训练场”，无处不在的跳蚤迫使她将4个床腿放到盛满煤油的香烟罐里，仍未免其扰。即便如此，窑洞油灯的亮光仍然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向往追寻的方向。

当年的老照片述说着这片热土的青春和繁荣：抗大学员以石块石条为桌椅、把锅底灰涂墙当书写板学习训练。毛主席曾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

作为抗大的传人，环视着冰冷的石墙断壁、简陋的石头讲台，我分明感受到了当年抗大学员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和为了国家民族随时准备慷慨赴死的豪迈情怀。走出窑洞，我见到同行的年轻副教授刘燕虔诚地单膝跪地，郑重地捧起一把风化了的沙土，把它包好装在随身背着的军用挎包里。她说：“我要把它带回去装在容器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鞭策我忠诚党的军事教育事业！”

延安窑洞里有温暖。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住过的窑洞里，至今还摆放着当年参加大生产的农具和小纺车。在这里，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促膝谈心、围坐对弈，情同手足。一位老红军回延安时对身边的同志说：“窑洞那椭圆的洞口、那横楣、那方窗，多像同心同德的‘同’字。”

是啊，窑洞里的主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正是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结果吗？窑洞就是母亲，她以其特有的温柔敦厚，接纳了这支队伍，同时也用温暖的黄土地和小米汤养育了这支英雄的队伍。

延安窑洞，有昭示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她是中国革命的宝贵遗产，见证了曲折与成长；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族谱，写满了梦想与荣光。走进延安窑洞，其实是走进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年轮，走进一次悠长的精神瞭望，走进一缕滋养现实的历史记忆。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248期

生命的乐章（中国画） 庄明正作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20分 印完3时20分